

T4686/48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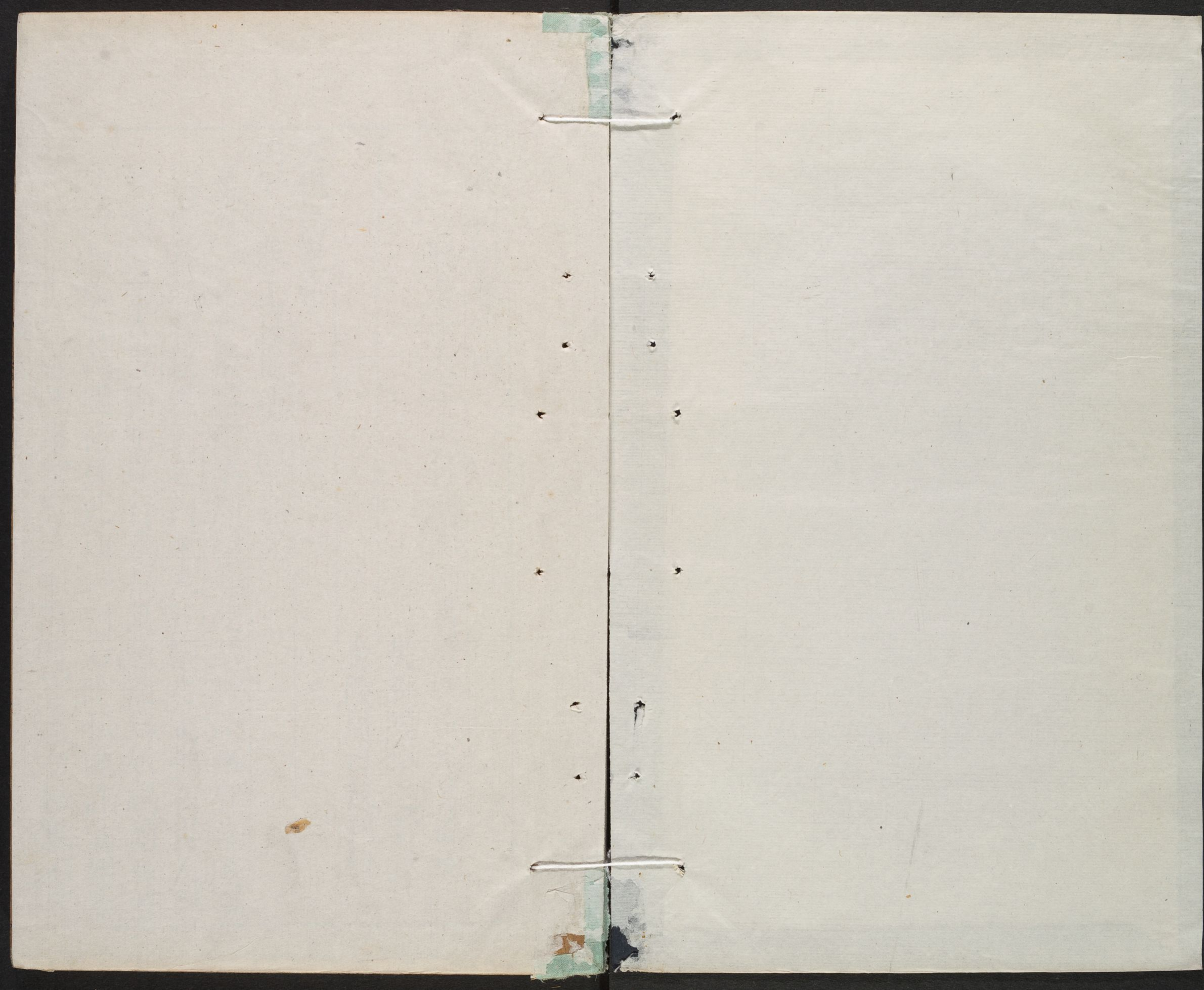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昭代典則卷之四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紳之訂正

金陵周日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丙午春正月定議按察事宜

是月帝命按察僉事周禎等定議按察事宜條其憲網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為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即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藏印

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於風憲也。○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傅巖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爲法司劾退。豈宜復用。帝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効亦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

二月黃河北徙

先是河決小流口。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蒙古擴廓帖木兒張良弼李思齊連兵交戰

擴廓召良弼等。皆不應。遣關係等合兵渡河。且約思齊以攻良弼。良弼遣子弟質於思齊。反相與連兵拒守。時禮部侍郎滿尚賓。吏部侍郎掩篤刺哈。持詔諭思齊。通開川蜀道路。思齊方尚兵爭。不奉詔。尚賓等留鳳翔一年。始還京師。

歲星退行犯房。○白虹亘天貫日

丁亥白虹凡五道。其第三道貫日。又有氣橫貫東南。良久乃滅。

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慰同知彭建思等。各以蒙古所授宣勅印章來請改命。○巳巳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三月蜀明玉珍卒。子昇嗣。子昇年始十歲母彭氏同聽政改元開熙○我師

克高郵。

徐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其守將俞同僉堅守不下。時張士誠遣其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義怨士誠以爲陷已死地。屯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徐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平章常遇春督水軍以爲高郵聲援。帝皆可之。復勅徐達曰。張士誠兵多有渡江者。宜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則擊之。庚辰復遣使諭徐達曰。張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徐義舟師或由射陽湖。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不可

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火眼張。乃疑兵。必不敢出。然軍之勝敗。在主將賢否。徐義狠愎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以必勝。爾但秣馬厲兵。謹俟其至而已。三月庚寅復遣使諭徐達曰。聞寇兵在高郵者。不過五千。淮安兵僅六千。興化民自爲守。宜令常遇春還軍海安。埧。巡略四境。別遣將以兵三千守海安城。通州鹽場諸處亦宜慎守。汝於揚州泰州二軍。分取二萬以攻高郵。令別將取淮安興化。敵見吾兵攻淮安。深入重地。必來乘我。若不攻海安。與常遇春求戰。必將攻掠鎮江。此須令常遇春知之。凡軍馬除攻高郵。及取淮安興化。餘悉以付遇春。使得有以備之。吾料其勢如此。爾等又當

臨機處置毋執一也。先是徐達援宜興。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張士誠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爲應。國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五千人踰城而入。皆爲所殺。帝聞之。怒責國勝。及達自宜興還。益督兵攻之。至是遂拔其城。戮俞同僉等。俘其官將一千三十七人。士卒一千一百七十五人。馬三百七十三疋。民一千三百九十七戶。糧八千石。帝命以所俘將士悉遣戍沔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妻子者賜夏布人五匹。無者半之。

夏四月我師克淮安遂克興化。

三月丁未。帝遣使以書諭徐達曰。近大軍下高郵。可乘勝取淮安。兵不在衆。當擇取精者而用之。宜以步騎

一萬五千。舟師一萬。水陸並進。勿失機也。其餘軍馬悉令常遇春統之。令守泰州海安。應援江上。徐達兵至淮安。張士誠將徐義軍在馬騾港。夜率兵往襲之。破其水軍。義泛海遁去。獲船百餘艘。俘其院判錢富等。及兵二千餘人。舟師進薄城下。其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蕭成。籍軍馬府庫出降。得糧四萬石。兵萬人。馬千五百匹。民四千餘戶。達宿兵城上。民皆安堵。令指揮蔡仙華。雲龍守其城。戊午。徐達率兵取興化。先是。帝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瓠子角爲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旨。進兵至是。遂取興化。淮地悉平。○辛酉。命朱文忠往

徐達軍會議淮安城守事宜。諭達曰：大軍既克淮安，足以保障江淮，控制齊魯。然將士新附，軍士移戍者多，留鎮者少。今就於其屬，選將簡卒，人人望長其屬，不得則易怨。將軍在處，置得所，使上下相安，則吾無闔外之憂矣。○淮安降將梅思祖等至建康。帝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受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祿。今來歸我，寧無舊主之思乎？思祖等對曰：草昧之際，誠欲擇豪傑以自附。今幸去彼而從主上，猶出昏暗，覩天日，豈敢有反覆乎？帝曰：汝豈真知我之可附哉？思祖等曰：臣觀主上豁達大度，英明果斷，推赤心以任人，輟衣食以賞士，令行禁止，真命世之主。臣等誠得所歸。

帝曰：爾等既無貳心，當戮力建功，以保富貴。思祖等皆頓首謝。

庚申我師克濠州

先是，帝以李濟據濠州，名爲張氏守，而觀望未決。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曰：竊聞順逆者，成敗之勢也。去就者，禍福之機也。審成敗之勢，察禍福之機，惟豪傑之士能之。蓋豪傑之士，乘亂起兵，相爲雄長。及遇真主，則委身歸之。若竇融之於漢，李勣之於唐，是也。閣下誠能察成敗之形，燭安危之理，察禍福之原，因敗爲功，轉凶爲吉，則身榮當時，澤流子孫，名重于簡冊，况濠梁吾主上祖宗生長之地，陵墓親戚皆在。于是謁陵之心，無時

或忘。今左相國統率大兵，東克秦州，攻高郵，取淮安，徇
未下之地，惟是父母之邦，不忍以兵相加。故遣使者杜
三獻計，左右願閣下精慮深計，觀天時，察人事，因時立
功，獻納濠城使吾主土，得以上奉祖宗之靈，下慰鄉
里，父老之望，則閣下之功，不在二子下矣。况我主上
寬仁神武，錄人之功，忘人之過，織芥小釁，不足為閣下
累也。若必欲拒義固守，他日較獵長淮，一決勝負，或身
為俘虜，或膏塗草野，妻子為僇，貽天下笑，豈不深可惜
哉。竊又為閣下籌之，閣下所為，不知果為元歟，為張歟，
如為元也，則元君昏弱，奸孽擅政，強將跋扈，百姓荼毒，
絕其命久矣。如為張也，則彼既驕淫悖道，亡在旦夕，閣

下於此時，以彈丸孤絕之地，歸元不足恃，歸張無所成，
吾甚為閣下憂之。夫不權事勢之宜，昧於成敗禍福之
機，非智也。使人民苦於鋒鏑，非仁也。不仁不智，亦閣下
所惡聞也。惟閣下效古人之明哲，去衆人之昏蔽，捨逆
就順，舉城來歸，豈不偉然大丈夫哉。若或遷延疑貳，大
軍已下淮安，縱欲乞降，已在人後。或有富貴者，謀閣
下以獻，閣下又將何以待之。鄉里之故，待閣下不薄。故
反復及此，閣下其重思之。濟得書不報，丙申命江淮行
省平章韓政率指揮顧時、葉琛等取濠州。韓政兵至濠，
攻其水簾洞、月城，又攻其西門，殺傷相當。城中拒守甚
堅，政乃督顧時等以雲梯抱石，四面並攻。時孫德崖久

已死。城中度不能支。濟及知州馬麟乃出降。得軍一千四百九十。民九百三十九戶。馬一百五十匹。

甲子我 高皇帝如濠州

甲子 帝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帝近念 仁祖太

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典禮當何據。存仁等曰。禮改葬。易常服用。總麻。葬畢。除

之。今當如其禮。帝惻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恩。豈能盡報耶。命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經皆以麤布為之。起

居。注王禕曰。比總當為重矣。帝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啟葬。但增土以培其

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於 帝有舊名。至慰撫之。遂令

招致隣黨二十家以守陵墓。命有司復其家。濠州父老

經濟等來見。帝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

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

息。吾甚憫焉。濟等對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 主

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主上憂念。帝曰。濠吾鄉。父母

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帝又謂之曰。

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

父老歸。宜教導子孫為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

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拜。帝又曰。鄉人耕作

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為所抄掠。父

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於是濟等皆歡醉而去。

方國珍遣其經歷劉庸來貢白金。○蒙古徐州守將陸聚以徐宿二州來降。

元徐州守將樞密院同知陸聚聞徐達已克淮安以徐宿二州詣達軍請降事聞帝甚喜以聚爲江淮行省叅政仍守徐州賜文綺三十匹白金三百兩勞之仍以書諭其吏民曰自古帝王之興務在除暴救民故成湯放桀周武伐紂皆以師旅而興然大軍所過之處民庶不驚由師行以律兵禍不加於百姓此所以爲王者之師也近自胡元失政兵起汝穎天下之人以爲豪傑奮興太平可致而彼惟妖言惑衆不能上順天意下悅民心是用自底滅亡凡元兵雲集其老將舊臣雖有握兵

之權皆無戡亂之略師行之地甚於群盜致使中原板動城郭垣墟十有餘年禍亂極矣予觀古昔救民者必成功害民者必速禍是以兢兢業業敬畏天命修律治兵教民耕種訪賢才以定名爵命執法以伸冤枉紀綱雖布政化未週近爲浙西張士誠擾我邊民納我叛衆爰命左相國徐達總兵討之自去歲十月至今年四月屢收捷報淮東諸郡次第削平徐州將陸聚當我軍之未至卽先以土地人民來歸予嘉乃志遂加爵賞命其統兵仍守本郡咨爾士民旣罹妖黨之禍復遭胡兵之毒供餽轉輸苦勞日夕可自丙午歲爲始民間稅糧軍需差役叅政陸聚其與有司會議務從寬簡令爾軍民

各安生業。毋或驚疑。陸聚尋遣院判曹國器攻沛縣漁臺下之。獲張同僉等官五十人。聚又遣院判司整率兵取邳州。敗其守將張侍郎。於是邳蕭宿遷睢寧諸縣皆降。

辛未我師克安豐

初帝往濠州遣使諭徐達曰聞元將竹貞領馬步兵萬餘自柳灘渡入安豐其部將漕運自陳州而南給其餽餉我廬州俞平章見駐師東正陽修城守禦宜令遣兵巡邏絕其糧道安豐糧既不給而竹貞遠來之軍野無所掠與我軍相持師老力疲爾宜選劉平章薛叅政部下騎卒五百并廬州之兵速與之戰一鼓可克之不

然事機一失爲我後患達聞命卽統率馬步舟師三萬餘至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尾壩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遂破之忻都竹昌左君弼皆出走我師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并賁元帥而還竹昌君弼皆走汴梁至日晡時元將竹貞引兵來援政等復與戰于南門外大敗之竹貞遁去凡得兵四千馬千匹遂立安豐衛留指揮趙勝宗守之○癸酉帝遣使諭徐達曰比聞王保保欲侵徐州今將攻安豐吾料以大軍蹙之必有餘力可分精銳急趨徐州爲陸叅政應援彼不知吾有備輕來侵犯破之必矣仍具軍勢虛實以聞比使者至達已克安豐卽分

兵趨徐州。既而王保保兵至徐州，果大敗而去。

五月壬午，我高皇帝還自濠州。

壬午朔，帝還自濠州。諭中書省臣曰：「吾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歿亾，或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無怨嗟？怨嗟之起，皆足以傷和氣。爾中書其命有司，徧加體訪，俾之各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生業。庶幾斯民不致失所。」○癸亥，帝諭群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同之。曩者群雄並起，東西角立，孰不欲成大業？然不數年，徐氏以柔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謂政事縱弛，親昵奸回，上下蒙蔽，民心離怨，而費用無

經。士卒困敗，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亡者，然後可與置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亡安危之機，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之君臣，傲怠不戒，亦終蹈其覆轍，豈可不慎？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不逮，欽哉！毋怠。」

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

是月，帝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

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帝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為君人者之警戒，今宜體此，一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當勉之，為人臣者亦宜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星隕石州。○太白經天。○八月朔庚戌，拓建康城。

初建康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濶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為宮，稍庳隘。帝乃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迴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

辛亥命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伐張士誠。

帝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為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孰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

土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宜候隙而動 帝曰彼昏淫亦甚生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爲後患且彼疆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爲我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况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葉蔡三叅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帝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八月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

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帝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剪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洲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隴毋毀

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毋侵毀其墓。汝等無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効。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為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既而帝御西苑。復召達。遇春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城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生其將士。撫其人民。毋妄殺戮。有可用者。即選用之。達等既受命。將發。帝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帝曰。不然。士誠起盪販。與張天驕。潘原明等。

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驕輩懼。但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驕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帝作色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敢復言。帝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為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快快。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諭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

癸丑常遇春等大敗張士誠兵於湖州。

大將軍徐達等率諸將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已巳常
遇春擊張士誠兵於太湖港內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
洞庭山帝聞之喜曰勝可必矣癸酉進至湖州之毗
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梅擒之張士信駐軍湖上不
敢戰而退指揮熊天瑞叛降于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
三里橋士誠右丞張天驕分兵三路以拒我師叅政黃
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寶當中路天驕自當北路同僉唐
傑爲後繼達率兵進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宜戰常遇
春怒曰兩軍相當不戰何待於是達遣遇春攻黃寶王
弼攻天驕達自中路攻陶院判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
鎗軍直扼其城遇春與黃寶戰寶走敗欲入城城下鈞

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又敗被擒并獲其元帥胡貴
以下官二百餘人張天驕陶子寶皆不敢戰歛兵而退
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我軍復四
面圍之伯昇天驕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南門自以
大軍繼之其同僉余得全院判張德義陶子寶出戰復
敗走士誠又遣平章朱暹王晟同僉戴茂呂珍院判李
茂及其第五子號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三十萬
屯城東之舊館築五砦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
於東阡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唐
傑李成懼不敵遁去士誠壻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
東爲呂珍等聲援我師乘夜擊之元紹亦遁遂填塞溝

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于皂林之野，又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張士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欲攻。姑嫂橋常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天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復破其兵，擒志堅，得衆二千餘人。

蒙古以陳友定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閩中八郡。○九月，蒙古以方國珍爲浙江行省左丞相。○有星孛于東北。

見紫薇垣權星之側，大如斗，東南行犯天棊。辛丑測在尾壬寅在女二度，癸丑在女九度，甲辰在虛乙巳又出。

紫微垣北斗權星玉衡之間，在軫南行經漸臺輦道去虛宿壘壁陣西始滅。

太清河決。○乙未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

帝諭朱文忠曰：徐達等取姑蘇，張士誠必集兵以拒。今命汝攻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其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略。

己亥蜀明昇遣使來聘。

蜀使者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劍閣棧道之險，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十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帝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爲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自天而降耶？使

明代典具 卷之四
者退。帝因語侍臣曰。吾平日爲事。只要務實。不尚浮
僞。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誇其國險固。失奉使
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於言語。勿爲誇大。恐貽
笑於人。蓋以誠示人。不事虛誕。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
爲戒也。

冬十一月甲申我師克湖州

左丞廖永忠。叅政薛顯將游軍至湖州之德清。遂取之。
獲船四十艘。擒其院判鍾正。張士誠自徐志堅兵敗。懼
甚。乃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常遇春以
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士誠弟士信出兵。
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

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于平望。復乘小舟潛至
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
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衆軍散走。自是張氏舊館
兵援絕。饋餉不繼。多出降。十月辛亥徐達以所獲張士
誠將士徇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壬子常遇春兵攻烏
鎮。張士誠將徐義潘元紹拒戰不勝。復退走。遇春追至
昇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六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
其同僉戴茂乞降。我師馳入之。是夕王晟亦降。戊寅徐
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張士誠兵船。船上人
俯視而笑。時覺其憚。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
餘舟競進薄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常遇春稍却。薛

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其衆大敗。其五太子及朱
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
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
也。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朱暹
呂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來降。士誠爲之奪氣。十
一月甲申，徐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于湖
州城下。語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對曰：「張太尉養我
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爲左右抱持得不死。左右
語伯昇曰：「援絕勢孤，久困城中，不如降。伯昇俛首不能
言。其左丞張騏、總管陳昧等以城降。伯昇遂亦降。」

巳丑我師克杭州

朱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師。
復遣袁洪、孫虎略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
杭。遣人語謝五曰：「爾兄以李夢庚小隙歸于張氏，非爾
謀也。爾乃我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歿，仍享富貴。」謝五答
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以不歿，我卽降。」文忠許之，乃與弟
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州，未至。張士誠平章潘原
明懼，遣員外郎方彛詣軍門請納款。文忠曰：「吾兵遠至，
此勝負未分，而遽約降，無乃計太早乎？」對曰：「此城百萬
生靈所係，今天兵如雷霆，當者無不摧破。若軍至城下，
雖欲降恐無及。故使彛先來請命。」文忠留之宿。明日遣
還報而駐兵以待。原明卽日以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

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
草野。叨位省樞。非心慕于榮華。乃志存于匡定。豈意邦
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貴于見幾。民寔同于歸義。念是
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願溥
覃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
以獻。文忠至杭州。潘原明及同僉李勝奉士誠所授行
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廉訪印。并執蔣英劉震出
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文忠叱去之。進原明等。宣
帝命慰諭之。禁戢士卒。城中晏然。凡得兵二萬。糧十一萬
馬六百匹。執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與蔣英劉震皆送建
康。并遣原明以下官屬入朝。帝以丑的長壽歸之于

元。而誅蔣英于市。以潘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
授平章守舊城。從朱文忠節制。

庚子張士誠紹興守將李思忠以城降。命駙馬都尉王恭
千戶陳清李遇守之。○張士誠嘉興守將宋興以城降。壬
寅海陵州降。○癸卯我師圍蘇州。

徐達既下湖州。即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張士誠元帥王
勝降。辛卯至吳江州。圍其城。叅政李福知州楊彝降。癸
卯徐達等兵至姑蘇城南鮎魚口。擊張士誠將竇義走
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瀆。戰
船千餘艘。及積聚甚衆。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對門常
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閭

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于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閘門水柵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為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困之計益備。達時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我武德衛指揮副使茅成戰歿。

十二月己未。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陸右丞朱文忠為平章政事。命復姓李氏。文忠帝甥也。自幼育之。賜以國姓。至是命復姓李。○改紹興路為紹興府。諸全州為諸暨縣。○陳友定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定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建廟社。立宮室。

帝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郊社。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建園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土地祇。及建廟社。立宮室。已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來進。帝見其有雕琢竒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至為雕琢。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

耶个典具 卷之四
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卒不可過。亂由是起。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構。一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始設太史監。尋改爲太史院。○禁箋文頌美之辭。

帝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戒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辭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

我師圍沅州。故陳友諒守將李興祖出降。○韓林兒卒于

瓜步。

丁未吳元年春正月。絳州天鼓鳴。○二月永州晝晦大雨

電

城中人舉燈而食雞棲于時雨電踰時方明

○蒙古擴廓帖木兒遣兵侵我

徐州。叅政熊聚令指揮傅友德擊敗之。

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其左丞李二侵徐州。兵駐陵子村。

叅政熊聚令指揮傅友德禦之。友德率兵三千餘。泝舟

至呂梁。伺其出掠。卽捨舟登陸擊之。李二遣裨將韓一

盛兵迎戰。友德奮槊刺韓一墜馬。其兵敗走。友德度李

二必益兵來鬪。趨還城開門。出兵陳城外。令士皆卧鎗

以待。有頃李二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奮起衝其

前。李二衆大潰。多溺水歿。遂生擒李二。及其將士二百

七十餘人獲馬五百餘匹

三月蒙古大都大風晝晦。○丁酉我師取澧州石門縣。故陳友諒守將鄧義亨來降。○置太常司。○定文武科取士。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

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筭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効。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夏五月置翰林國史院。尋改爲翰林院。○六月朔日有食之。○令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稅糧三年。

令曰。堯舜禹之治天下。君臣皆有聖德。以天下爲家。凡民有難。君臣同憂。甚於庶民之有憂也。由是天下和平。災害不生。其後或君聖臣賢。而天下亦治。然終不如古。

矣。自漢唐而下。君雖以天下爲家。其臣則以民爲民。以家爲家。而有親疎之分。甚至奸邪用事。國家傾覆。視以爲常。災害屢興。民罹荼毒。爲君臣者。若不自革其過。則天下何由治。富貴安能保手。予本布衣。因天下大亂。集衆渡江。撫定江左。十有三年。而中原之民。流離顛頓。尚無所歸。吾乃積粟控弦於江左。坐視民之塗炭而莫之救。豈不負上帝好生之德。而有愧古聖人愛民之心哉。今特命中書省。凡徐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郡。及今後新附土地人民。桑麻穀粟。稅糧徭役。令有司盡行蠲免三年。○帝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譬之疇草萊者。施罽不謹。必傷良

苗。繩奸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捶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譬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帝謂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瓛楊憲曰。法有連坐之條。謂侵損傷人者。吾以爲鞫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時輕時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衆。帝曰。民之爲惡。譬

如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爲術也淺矣。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欲其得生難矣。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無歿之道。

秋八月。蒙古命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

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竒后遣人諭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脇帝禪位。擴廓逆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故太子深銜之。及累促出師江淮。但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構兵不已。詔下和解之。擴廓戕殺使臣。而跋扈之迹漸張。元朝因疑之。乃命

太子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天下兵馬。其擴廓帖木兒領本軍。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爲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進取襄樊。王信固守山東。

九月甲戌朔。命參政朱亮祖帥師討方國珍。

方國珍旣入貢。復陰泛海。北通元。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王師討姑蘇。而國珍擁兵坐視。實假貢獻。規勝敗。爲叛服計。帝以國珍反覆。貽書數其十二過。曰。當爾起事之初。元尚承平。天下誰敢稱亂。惟爾倡兵海隅。元官皆世襲子弟。顧惜妻子。其軍久不知戰。故臨陣而怯。爾得鳴張于海隅。及天下亂。爾遂陷二州之地。扼海道之

衝竄據山島二十餘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豈
大丈夫之所爲。爾過一也。吾下婺時。四方強敵甚多。豈
暇用兵海島。與爾較短長。爾自懷疑。遣子納降。吾以
誠心待人。不逆爾詐。即遣歸爾子。爾乃詭詐多端。不數
年間。迭生兵隙。爾過二也。近者浙左會稽。浙右錢塘。諸
郡皆下。爾陰蓄異志。時遣人覘吾虛實。爾過三也。未有
釁端。先起猜忌。自懷反側。爾過四也。易交而輕侮。爾過
五也。擴廓帖木兒。以曹操之奸。將烏合之兵。東奔西擾。
頃師乏糧。又爲李思齊。張良弼。逐出潼關。三秦已失。中
原徐宿邳郡。爲吾藩籬。大河爲吾門戶。吾舟師往來。
如入無人之境。爾不能料中原事勢。顧且泛海交好。聲

言擊我。虛張聲勢。以速怨尤。爾過六也。彼若倉卒有事。
爾隔海濱。豈能應援。敗亡由爾。彼若無事。交踈禮薄。則
豪傑之怨。禍亂之生。由此始矣。爾過七也。爾等無功于
元朝。無恩于下民。盜據海隅。以勢害君。以私賄下。坐邀
名爵。跋扈無狀。今歸于我。而又不能善保富貴。欲縱民
於鋒鏑。爾過八也。爾兵數掠我湖海之民。上帝好生。下
民思治。乃遠天虐民。爾過九也。爾若有大志。盡驅溫台
慶元之民。與我較勝負。此果決大丈夫之志也。今不能
此。徒遣數舟。狗盜鼠竊。謀小舉而興大怨。爾過十也。吾
遣兵入浙。下湖州軍舊館。張氏將士盡皆降附。遂搗姑
蘇對壘。深溝民安如故。爾乃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已

平定匿其首惡此豈良謀爾過十一也福建陳友定奸
謀稔惡以致阮德柔輩自相吞噬彼可合乎爾乃陰煽
潛結遙爲聲援以詐交許豈能長久如吾以誠心待爾
反自疑貳輒以詐罔所謂首言爲定者何在爾過十二
也吾爲爾計當未交敵國之先不必送款納降但有豪
傑止以平禮相好守分保民自安海隅臨事而處見幾
而作不輕屈膝亦不妄生釁此爾之福亦民之福今大
敵未至自生疑惑起事危身非計之善亮此非爾本情
由左右所誤如左右有俊傑之士能爲汝謀擇交大敵
有一無二保全必多矣爾其深燭成敗高覽遠慮自求
多福尚可圖也國珍得書不報復以書諭之曰汝初納

叛
叛

款謂杭城下卽獻土來歸此左右之士汝共保富貴之
良謀也豈意汝懷奸挾詐陽降陰叛數相愚弄張士誠
與汝壤地相接取爾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于汝者誠
以吾力能制之汝故得安處海隅坐享三郡之富貴是
我大庇於汝也汝乃自爲不祥皆棄信義時遣奸細覘
我動靜潛陳友定以音相援彼自救不暇結何能救人
汝何惑之甚也今明以告汝吾兵下姑蘇卽南取温台
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也汝早於此時改過效順能盡
以小事大之義猶可保其富貴以貽子孫以及下人如
其不然集三郡之兵與我一較勝負亦大丈夫之所爲
不然舍三郡之民爲偷生之計揚帆乘舟竄入海島然

吾恐子女玉帛反爲汝累舟中有自生敵國徒爲豪傑
所笑也非分之思不可數得汝宜慎思之方國珍大懼
爲汎海計至是命叅政朱亮祖帥馬步舟師討之
大廟成

四祖各爲一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
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廟在宮城東南皆
南向

辛巳我師克姑蘇執張士誠以歸

徐達之圍姑蘇也 帝初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至是
又久不下乃以書遺張士誠曰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
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爲常事當王莽之

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
惟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
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俶
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爲困
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敗亡爲天下笑士誠不報士誠
被圍旣久欲突圍以戰覘城在方見陣嚴整不敢犯欲
掩襲我軍轉至閭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
北濠截其兵復遣兵與鬪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叅政
黃哈喇八都等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山
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
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卽馳鐵騎揮雙

刀往擊之敵衆稍却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灰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上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爲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窰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其才能度任以職事

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賜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地不聞縱亦不問故論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歿耳客曰使歿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歿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

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八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况嘗許以寶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蹠。

鋒止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迫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叅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歿。時城圍既久。然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祈祠廟。民居爲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篋。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叅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

成

成
邊

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叅政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歿矣。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遂自縊歿。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昇之。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扉。昇至舟

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行義左丞饒介叅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周怒高禮內史陳基右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及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帝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歿。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乙酉。我師克通州。故張士誠守將張右丞以城降。○丁亥。我師克無錫。

姑蘇捷至。帝卽命平章政事胡廷瑞帥師取無錫。丁亥。無錫莫天祐以城降。初。天祐附張士誠。大將軍徐達

累遣使諭降。天祐俱殺之。至是胡廷瑞等率兵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固守將誰爲。况未必能守一城。生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至是降。

辛丑我師克台州

朱亮祖師至天台。縣尹湯盤以城降。亮祖進攻台州。方國瑛出兵拒戰。我師擊敗之。指揮嚴德戰歿。初國瑛聞王師至。即欲遁去。會其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瑛方治兵爲城守計。勸國瑛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乘城拒守。然士卒懷懼。往往有逃潰者。我師攻之急。國瑛度力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出興善門。走黃岩。亮祖入

其城。遂徇下善居諸縣。

癸卯新內成

正殿曰奉天。殿前爲奉天門。殿之後曰華蓋殿。華蓋殿之後曰謹身殿。皆翼以廊廡。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謹身殿之後爲宮。前曰乾清宮。後曰坤寧宮。六宮以次序列焉。周以皇城。城之門。南曰午門。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玄武。制皆朴素。不爲雕飾。帝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帝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帝曰。敦崇儉朴。

猶恐習奢。好尚華美。豈不過侈。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冬十月蒙古罷擴廓帖木兒官。奪其軍。命諸將分統之。

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受。於是其部將關保。貊高等皆叛之。貊高殺衛輝彰德守將。欲進襲懷慶。聞擴廓有備而還。乃上疏列其罪狀于朝。詔以擴廓拒命。宜黜其兵柄。遂罷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其食邑。弟脫因帖木兒爲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鎖住虎林赤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彞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

也。速統之。山西諸軍。沙藍荅里統之。河北諸軍。貊高統之。詔下。擴廓遂退軍澤州。

福州地震。○太白歲星熒惑聚斗。○置宣徽院尚食尚禮二局。○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

先是承元制。禮儀猶尚右。至是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右相國李善長爲左相國。

我師克黃岩。守將哈兒普降。方國瑛遁之海上。○壬子置御史臺及各道按察司。

御史臺設左右御史大夫從一品。御史中丞正二品。侍御史從二品。治書侍御史正三品。殿中侍御史正五品。經歷從五品。都事正七品。照磨管勾正八品。察院監察

御史正七品。各道按察司按察使正三品。副使正四品。僉事正五品。經歷正七品。知事正八品。照磨正九品。以湯和爲左御史大夫。鄧愈爲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濫爲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爲治書侍御史。安慶爲殿中。基仍兼太史院使。帝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爲清要。卿等當思正已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慢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

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大臣之體也。卿等勉之。置大理寺。○命中書省定律令。

以左丞相李善長爲總裁官。初。帝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卽議定律。至是臺察已立。各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李善長楊憲傳獻劉基陶安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

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
癸丑命湯和爲征南將軍。吳去疾爲副將軍。帥師討方國
珍于慶元。○甲子命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
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北取中原。

帝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
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爲
保身之謀。冀有莫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爲衆所
附。乃率衆渡江。與群雄相角逐。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
閩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
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
名雖尊元寶。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

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定。且與王保保互相嫌
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如何。鄂
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
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都城旣
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

帝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即
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
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
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
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旣克其都。鼓
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帝顧謂信國公徐達曰。兵法以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卿其識之。於是命達爲征虜大將軍。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復名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

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略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諭達曰。閩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與諸豪傑並馳。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又諭

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是日帝親祭上下神祇于北門之屯里山。祝畢。復大名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各率所部以定中原。爾等師行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陰騭美事。好共爲之。○丙寅檄諭齊魯河洛燕趙幽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

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鳩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恠。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君人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以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淫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或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

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
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
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
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
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
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
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
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
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
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
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

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
之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
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
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
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
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
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
異。

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
爲副將軍。率師取福建。以湖廣叅政趙德隨征。○命湖廣
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率師取廣西。

帝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叅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復諭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

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爾等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懋建乃勛。毋替予命。諸將皆頓首受命。各引兵發。

十一月徐達克沂州。

初揚州興化人王宣。元末爲司農掾。會黃河決。元以宣爲淮南淮北都元帥。府都事。齎楮幣募丁夫。統領治河。功成命爲招討使。率丁夫從也。速復徐州。授淮南淮北義兵都元帥。移鎮山東益都。田豐兵侵益都。宣子信從。察罕帖木兒破田豐。復令宣與信還鎮沂州。於是權勢

日重。因乘隙收掠山東。遂竊據沂州。至是徐達師至淮安。遣人往沂州。以書諭王宣父子使來降。王信得書。乃遣使納款。且奏表賀平張士誠。帝遣徐唐臣李侍儀等往沂州。授信爲榮祿大夫。江淮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令以兵從大將軍征討。信與其父陰持兩端。內實修備外佯請降。帝知之。乃遣人密諭徐達曰。王信父子反覆不可遽信。宜勒兵趨沂州。以觀其變。如王信父子開門納款。即分兩衛軍守其地。王信父子及部將各回家屬。遣至淮安。若益都濟寧濟南俱下。各令信軍五千。及我軍萬人守之。其餘軍馬分調于徐邳各州守城。然後發遣其家屬與居。惟士兵勿遣。分調之後。仍選其馬步

精銳者。從大軍北伐。苟閉門拒守。即攻之。唐臣等至沂州。宣意不欲從征。乃令其子信密往莒密等州募兵。爲備禦計。而遣其員外郎王仲剛及信妻父老馮等詐來犒師。以緩我軍。大將軍徐達受而遣之。仲剛等既還。宣即以兵夜劫徐唐臣等。欲殺之。衆亂。唐臣得脫走。達軍達聞之。即日率師徑抵沂州。營於北門。達猶欲降之。復遣梁鎮撫往說宣。宣使其郎中常某出見梁于西門。梁謂之曰。我即張氏義子。蚤降。故得至今日。王平章不降。何待常歸語宣。宣使迎梁入。謂曰。吾降。吾降。梁既還報。達宣復閉門拒守。達怒。遂進攻。分兵營其南門。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水。明日達督軍急攻其城。宣待信

募兵未還。自度不能支。甲申。乃開西門。以元所授沂國公印。及子信宣命出降。達令宣爲書。遣鎮撫孫惟德。招降信。信不從。殺孫鎮撫。與其兄仁走山西。於是嶧州右丞趙蠻子。莒州周黼。海州馬驪。及沐陽日照。贛榆諸縣。并隨信將士。皆相繼來降。達以宣反覆。并怒其子殺孫鎮撫。遂執宣杖而戮之。并戮王仲剛。常郎中等。命指揮韓溫守沂州。

湯和克慶元

朱亮祖自黃岩進兵溫州。陳于城南七里。方國珍部將率兵拒戰。我師擊敗之。追北至城下。餘兵奔入城。亮祖復遣指揮張俊。湯克明攻其西門。徐秀攻東門。指揮柴

虎將游兵往來應援。晡時克其城。方明善先已挈其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安其民。分兵徇瑞安。樞密同僉謝伯通以城降。亮祖遂率舟師襲方明善于樂清之盤嶼。敗之。追至楚門海口。遣百戶李德招諭之。湯和兵先自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樞。及上虞縣尹沈煜。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府判徐善等率官屬耆老自西門出降。方國珍部下乘海舟遁去。湯和率兵追之。國珍以衆逆戰。我師擊敗之。擒其僞副樞方惟益。元帥戴廷芳等。獲海舟二十五艘。馬四十一匹。國珍率餘衆入海。湯和徇下定海。慈溪等縣。得軍士三千人。戰艦六十三艘。馬二百餘匹。銀印三。銅印十六。金印二。銀

六千九百餘錠糧三十五萬四千六百石。已丑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湯和討方國珍遂克之。

方國珍部將徐元帥李僉院等率所部詣湯和降。國珍見諸將叛不得已於是亦遣郎中承廣員外郎陳永奉書于湯和乞降。已而又遣其子明克明則從子明輩等納其省院及諸銀印銅印二十六并銀一萬兩錢二千緡于和丙申朱亮祖兵至黃岩方國瑛及其兄子明善率家來降送之建康於是方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乞降。帝始怒其反覆及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昔汝外示歸誠中懷詭詐吾始容之待汝自効豈汝行小智

愈肆奸宄竟背前盟致勞我師汝尚不卽稽首歸命逃于海上猶觀望成敗今勢窮來歸詞甚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率衆來歸悉從原宥方國珍及弟國瑛率部屬謁見湯和于軍門得其部卒九千二百人水軍一萬四千三百人官吏六百五十人馬一百九十匹海舟四百二十艘糧一十五萬一千九百石他物稱是繼而元昌國州達魯花赤濶里吉思亦來降得糧六萬九千石馬五十匹船四百八十二艘送國珍等赴京師入見。帝諭之曰汝獻款已久何爲反側復勞征伐國珍頓首曰臣遭時多艱逃歿海上終期歸附聖明以全首領不意又勞王師然此非出臣

心實群小所誤。是以至此。惟陛下哀其愚。特赦其死罪。帝曰。草昧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爲。亦誰能識帝王之有真者。其爲去就。安能無所齟齬。爾之所爲。亦何足責。朕推赤心待汝。其自安。勿用懷疑。國珍頓首謝。以爲廣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居京師。

甲午圜丘成。○乙未太史院進戊申歲大統曆。

先是本院會太常司議進曆儀。先冬至一日。中書省臣同太史院使以進曆聞。至上御正殿受曆訖。乃頒之。中外至是如儀行之。旣而。上召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劉基謂曰。古者以仲冬頒來歲之曆。似爲太遲。今於冬至亦爲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初戊申曆成。

將入梓。基與其屬高翼以所錄本進。帝覽之。謂基曰。此衆人之爲乎。基曰。是臣二人詳定。帝曰。曆數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之時。鄭國爲一辭命。必裨謀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用之。故不有闕失。辭命尚如此。而况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基等頓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校而後刊之。

辛丑徐達克益都。

先是。帝遣使諭大將軍徐達曰。聞將軍已下沂州。未知勒兵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軍於黃河扼衝。

斷其援兵使彼外不得進。內無所望。我軍勢重力專。可
以必克。若未下益都。即宜進取濟寧。濟南。二城既下。益
都山東。勢窮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
難遙度。隨機應變。尤在將軍。時金火二星會于丑分。望
後火逐金。齊魯之分。占曰。宜大展兵威。故有是論。徐達
先命平章韓政略榆行梁城諸鎮寨。繼又令改分兵扼
黃河以斷山東援兵。政遣千戶趙實率兵略滕州。元守
將楊瓊遁去。遂克其城。徐達師至臨城。守將丁玉明遁
及至益都。玉明復來降。達因遣玉明入城。諭平章老保
等不下。達謂諸將曰。老保所恃者。河上援兵耳。吾已分
兵扼黃河。斷其右臂。彼尚不知爲釜魚之計。即督兵填

壩。攻其城。拔之。執老保與白知院等。平章普顏不花不
屈死。遂徇下壽光臨淄昌樂高苑等縣。及濰膠博興等
州。獲將士一萬五百餘人。馬騾一千六百餘匹。糧一十
八萬九千餘石。令指揮葉國珍守之。老保陽武縣人。元
至正壬辰。從察罕帖木兒復羅山縣。除澤州路治中。復
隨察罕帖木兒攻取山東。察罕爲田豐王士誠所害。老
保與其甥王保保協力攻拔益都。遂陞平章政事。留守
益都。至是與白知院俱送建康。

壬寅。胡廷瑞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十二月朔日。有食
之。○甲辰。律令成。命頒行之。

初。命李善長等詳定律令。帝每御西樓。召諸議律官。

及儒臣皆賜坐講論以求至當。謂起居注熊鼎曰：吾適觀群臣所定律令，有未安者，吾特以一已獨見決之。而衆輒以爲然，鮮有執論。夫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鼎對曰：主上參於群議，斷以睿見，誠爲允當。請俟書成，更與廷臣看詳而後頒之。帝然其言，及是始成。帝與廷臣復閱視之，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凡爲令一百四十五條，吏令二十，戶令二十四，禮令十七，兵令十一，刑令七十一，工令二。律准唐，舊而增損之，計二百八十五條。吏律十八，戶律六十三，禮律十四，兵律三十二，刑律一百五十，工律八。命有司布中外。李善長等賜物有差。

丁未汪興祖下兗州以東州縣

大都督同知汪興祖率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遁。興祖遣指揮常守道千戶許秉進至東阿。元參政陳壁以所部五萬餘人降。秉復以舟師趨安山鎮。元右丞杜天祐左丞蔣興以衆降。孔希學者孔子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舉、鄒縣簿孟思諒等迎見興祖于軍門，興祖禮之。于是兗州以東州縣皆降。以希學襲封衍聖公。

巴酉徐達克濟南

大將軍徐達至濟南。元平章忽林台詹同脫因帖木兒聞之，先驅人民引軍遁去。平章達朶兒只進巴等以城

降。收其將士二千八百五十五人。馬四百二十九匹。命指揮陳勝守之。○帝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死。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固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爲人所乘。慎之慎之。

胡廷瑞。克郤武。蒙古守將李宗茂。以城降。○庚戌。汪興祖。克濟寧。蒙古守將陳秉直。棄城遁。○癸丑。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等奉表勸進。

先是善長等勸

上即帝位

上未之許。善長等力請

曰。陛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剋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帝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遽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貽訕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至是復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曰。開基創業。旣宏盛世之輿圖。應天順人。正宜大君之寶位。蒼生成仰。紅日方升。蓋聞以道化民者。謂之皇。以德教民者。謂之帝。惟首出于庶物。用光建

于鴻名由是繼百王而立國家定四海而總綱紀事聞
在昔運際當今欽惟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掃除
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於水火擁樓船而西上孺子奉
璽而出迎命將帥以東征僞主束身而受縛由是天下
歸赴若江漢之朝宗邦域肇隆如金湯之鞏固旣膺在
躬之曆數必當臨御於宸居上以答于天心下以符於
人望俯從衆請早定尊稱臣善長等爰順群情躬自勸
進對明廷而虎拜翊聖主之龍飛發政施仁恭贊兩間
之化育制禮作樂開拓萬世之太平謹奉表勸進以聞
帝曰始吾即王位亦不得已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即
帝位吾恐德薄不足以當之群臣皆頓首請曰天生聖人

以爲民主殿下之卽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
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旣誅
項藉羣下勸進亦不違其請今殿下除暴亂救生民
功塞宇宙德協天人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臣等敢以死
請帝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殿下謙讓之德
著于四方感于生民願爲天下計早徇群臣之請帝
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
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

丁巳胡廷瑞克建陽蒙古守將曹復疇出降○戊午敕征
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帥舟師自海道取福州
帝御戟門與大都督府臣諭各處用兵曰胡廷瑞已得

邵武。今命湯和又從海上取福州。其勢必得。既得福建。當留兵守要害。俾海道取廣東。楊璟兵取廣西。既克。就以其兵西取蜀。中原赤地千里。人民艱食。軍馬所經。糧餉最急。當令往徐邳運糧。兵精糧足。所向必克。卿等以爲何如。皆曰善。

己未。廣信衛指揮沐英破分水關。略崇安縣。克之。○辛酉。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率禮官進即位禮儀。○甲子。大將軍徐達遣叅政傅友德取萊陽。

上遣使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大軍下山。東所過郡縣。元之省院官來降者甚多。二將軍皆留於軍中。吾慮其雜處我軍。或晝遇敵。或夜遇盜。將變生不

測。非我之利。蓋此輩初屈於勢力。未必盡得其心。不如遣來。使處我官屬之間。日相親近。然後用之。可無後患。若濟寧陳平。章盧平。章東平。馬平。章各官家屬。亦發遣來。我將厚待之。○上諭山東所俘楊右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將。臨大事當大任者。身貴而愈謙。權盛而愈下。敵勝而愈戒。故能立功於當世。流芳於無窮。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餘烈。驟得重權。恢復山東河南。北諸郡。遽襲王爵。遂萌驕縱之心。豈有豪傑之見。使其能知禮義。欲爲一代中興名將。則必盡忠于元。允闡外生殺之權。專之可也。至於選法錢糧。必歸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戰守禦。必盡其心。若夫成敗利鈍。聽于天。以此存心。足

爲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賢智。去其險邪。釋其私怨。一心公忠。凡事稟於天子。不失君臣之禮。功成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務。自除官職。其麾下稱左右丞參政院官。不可勝數。而各處錢糧皆收入軍中。不供國用。此與叛亂何異。名雖尊元。實則跋扈。若一旦爲敵國所敗。天下後世將謂何如。是遺臭也。古之賢哲。寧如是乎。

戊辰諭中書省選官擇人。

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

蒙古色目人爲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羈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况奸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賄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爲怪。末年以來。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爲戒。選官之際。慎擇其人而用。勿徇其弊也。○先是。帝嘗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有三。輔國安邦。孜孜晷治。從容委曲。勸君爲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佞邪。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必輔國。而胸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

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國乃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胷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爲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蓋其謀事自以爲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聽其言。既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

庚午湯和克福州

初陳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

臺。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畱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友定自率精銳守延平以拒。時湯和等舟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爲元平章曲出所殺我師登岸。將圍城。曲出領衆出南門拒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衆潰入城拒守。是夜叅政袁仁密遣人納款。黎明我師於臺蟻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於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搭海木兒。杭者不花。左丞鄧住。中丞鐵木烈思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叅政尹克仁赴水歿。時僉樞栢鐵木兒居官。聞大軍攻城急。曰。戰守非我得爲。無以

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剄。
湯和入省署。撫輯軍民。獲馬六百三十九匹。海舟一百
五艘。糧一十九萬九千五百餘石。金一千四百五兩。銀
二萬四千餘兩。胡椒六千三百餘斤。和遣袁仁暨員外
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等州縣之未附者。分
兵徇略之。

江陸翀之覆校

昭代典則卷之四

